

身為「恰巧是跨性別者」行政人員的生活：機會與挑戰

駐芝加哥辦事處教育組

我在 2020 年十月公開宣布自己是一名跨性別女性。儘管我已經是一位獲得終身職的白人教授、身體無障礙、且經濟上相對穩定，這個過程仍然涉及相當多的焦慮。自那時起，我一直在一所小型文理學院（liberal arts college）以真實的自我生活，這也是個相對支持的環境。然而，在 2021 年夏天當我被任命為教務處副教務長後，事情就變得複雜了。

在 2022 年由 Raymond E. Crossman 著作、出版的《高等教育中的 LGBTQ 領導者》（LGBTQ: Leadership in Higher Education）中，作者指出，截至 2022 年，只有一所美國大學有一位公開出櫃的同性戀校長或校長夫人。如今，已經有數百位——包括退休和在職者。然而，目前在美國高等教育中，似乎還沒有公開的跨性別或非二元性別的大學校長。這反映了我們當前的時代和文化。

作為一位跨性別的住宿學院中階層行政人員，我理解為什麼對於我們這些性別多元的人來說，玻璃天花板依然存在。我希望我的經歷能促進對教職員中性別多元人士的尊重、理解和支持。

首先，跨性別者的身分為我創造了一些機會：作為一位具有少數身份的行政人員，我經常被邀請參加各種委員會或計畫，且有幸地可以執行某些具有重大影響的計畫。例如，在最近參與的一個工作小組中，發現學校處理學生數據的方式會導致結構性不平等，進而影響對未來或現在的在學生不夠包容的環境。這個工作小組改善了我們學校處理學生資料的方式，以更尊重、支持和保護學生的方式進行資料管理。此外，在持續參與多樣性、平等和包容（DEI, 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on）會議與訓練中，我以倡導者的角色，與促進反種族主義教育或性別包容的同事們一起發展。在這個角色中，我能夠自在地代表各種背景和身份的教授、工作人員和學生，包括性別多元、少數種族/民族、殘障人士以及來自低收入背景的人士——儘管我也意識到我對於不同於自己身份的人的生活經歷有限。

現在談談挑戰。雖然我很享受校園行政工作多變的特性，但比起

身為幾乎只須面對同樣學生和同事的教授，身為行政人員使我更容易被誤用錯誤的性別（misgendered）。身為中級行政人員，我需要與其他教職員工以及校外合作夥伴互動。互動次數之多意味著我的性別身分被誤用的風險很高——這可能會使我無法充分發揮實力，因為我得花多餘的時間和精力去應對那些誤認我的人（們）。當然，也有許多性別多元的人選擇不花時間處理這些事。

另一個兩難存在於被他人視為「跨性別行政人員」（transgender administrator）或「剛好是跨性別者的行政人員」（an administrator who happens to be transgender）。我大多時候自認為是後者，意即，當我在處理專業事務時，我的性別身分不該成為問題。但有時在某些情境或談話中，我會發現自己的性別身分和觀點浮現出來。例如在審查學生問卷資料時，我多元身分的敏感性讓我建議我們該對性別、種族／民族背景再進行細分。

最後，作為一名跨性別者，我需要一定的情感能量（emotional energy）。白人、順性別者、異性戀，及沒有身體障礙的人可以在許多情境中自在生活，而不必考慮到這些額外的需求——即，我們一直在思考和應對我們的身份。我們不斷監控自己是如何被他人感知和認識的。更重要的是，我們投入情感能量，試圖以最符合自己身份的方式呈現予他人。對我來說，這需要相當的專注和努力。

最後，我希望有更多性別多元的人可以擔任領導職位，這將使整個學校更包容。但現在，許多性別多元的行政人員僅僅為了能在工作環境中安全地生活便已經很掙扎了，他們需要壓抑真正的自我，以適應這個「讓他們隱藏自己的學校文化或氛圍」。若有更多性別多元的行政人員或高職級學校人員，將能使更多性別多元的人在校園中的經歷變得正常化。重要的第一步是性別多元的行政人員不僅要可見、擔任榜樣，更要協助校方制定更公平、包容的政策。雖然對於一個性別多元的人來說，擔任行政職位存在一定風險和脆弱性，但這樣做是為我們的學生服務——這種榜樣可見度對於創造一個使學生感到有歸屬感的、並在社交和學術上茁壯成長的校園文化至關重要。

資料來源：2023 年 10 月 5 日，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Life as an Administrator Who Happens to Be Transgender

<https://www.chronicle.com/article/life-as-an-administrator-who-happens-to-be-transgender>

